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中書奏議卷第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
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
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
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

任諸司者臣以閹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
貽諸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
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
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人合無隱苟有未達
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
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
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
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
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
末探其志行闕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

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
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
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
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
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驚也昔周以伯
岡為大僕命之曰慎東乃察罔以巧言令色
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
大官而大臣得自東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
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
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

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卽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功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負多所悉按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卽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不拜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惜之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卽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名盡合東在右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

五品已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佞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

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
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
才豈不以薦舉凌遞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
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
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
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
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
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
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
帶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

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
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
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
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
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
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
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
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
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
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

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
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
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
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
謂舉薦非宜復委任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
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
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
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
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
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
行終其謀乃考其事事行于素者革其弊而
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
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不為辭夫如是則
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
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
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
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
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
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
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

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實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恨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

知誠而止之

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

非議曲者得以辯

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

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相公將

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

言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相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匪果於行唯以涇涇
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
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
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
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始不得
貫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剖陳所犯
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
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
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行其
罰惡善者亦反其意曰然憲典克明邪慝不

必懲一沮百理之至經可必實其姦賊不加
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三召使無辜見疑有罪
獲縱枉直言實人可爾焉聖旨又以官長舉
人法非穩備今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
者伏以宰輔官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
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
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
明敷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
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
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

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東寮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問諺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

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朝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

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
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
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
則下無遺賢矣實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
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
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
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
求精在於按名求實宰臣
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既進
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曠庶職懼曠庶
職則苟一官員是以求課之法不暇精也考
不精則能否無別別則砥礪漸衰砥
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舉則品格浸微
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
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
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益麤寒源浚流
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相
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
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
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

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
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
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
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
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
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
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
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西敷之方遂使先進
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
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

本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
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
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
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
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
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
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
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
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
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

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
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
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
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
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
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
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
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
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
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

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
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迷之道
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冀惟陛
下幸察謹奏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
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
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
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
失宜尺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

邁禹湯怒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
所以僂俛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
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
少即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
日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
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詭
端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
其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
等訪朝列夕云無害於物以為不足致懷
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

有識之人如大臣士有尚且相媚悅
昧人或瑣似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
情實固不日勿知如斯之流足誤聽所願
皆覆驗則冥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
平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
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謂可謂
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為心
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乃
躬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
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

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
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
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于朝
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
其詐欺亦當遣使視安可徇往來之浮
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
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
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
示優恤分濟使明勅弔災寬息任徭省
竄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
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
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
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
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
軀之恩霈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
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
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即具條件
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
為端應管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

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
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立陽
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
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
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
親黨坐累其徒寔繫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
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
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
論遐邇通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
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災竊

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内水損處請用舊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内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
得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
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
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
王臣或有昏迷不龍者定由教化未至常以善
教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貢廢
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
古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

三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僮弘善救之心當軫
恤陸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
也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
無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
所以為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
不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
計不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
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晉大夫
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

公信親射之謀遠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
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
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靈朝強晉惠擒辱是知棄
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志義者罔不
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恤鄰救災矧君臨
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
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為不然必若
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
攻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

或末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
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
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
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
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
邇從化猶有亮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
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
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足伏惟聖鑒
大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使政教宣行伏
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白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
以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
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
思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
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
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
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
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
合今在朝廷外宜密知此意苗粲
人弟並

與在外開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

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諄諭周詳

思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

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

而夙夜匪懈是皆常分局足酬恩

之才又無奇崛之効唯當輸聲惠

飲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

臣必不回固然貞心持以上報此

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

量才授官進擬二升二天允許伏

滯所以因對奏陳情於付量推理

懷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

不知避忌輕黷宸嚴陛下特宥忝

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

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

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

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

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

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
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
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惟有趙憬
待聞陛下以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贅之
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
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
體諮詢獻納一日萬機宣之使言猶未盡
若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
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
然處苗桀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
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
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
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桀先父常有過言
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
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
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
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
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
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君之無怨言此聖
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

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
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
直莫辯而譏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
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
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
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
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廢等詞皆近於
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
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
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

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
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
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
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
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
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辯讒
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
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
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
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

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
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
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
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
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為矧
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
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
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
兄不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累豈復含容至
今恐有無良之徒增嫉丕粲兄勿構成飛語

欲挫傷大抵任重動易生嫌謗以周公
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中亦遭告訐向非成
王與見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
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
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
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
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
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
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
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

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
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
日刻慎勉脩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
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
正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啓賄門是忘憂
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
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
此以清謹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
乖理道或恐貪婪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
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

吏末流甚也直微斯苟或違道

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
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既
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
觖望彌甚為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
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
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賊往
往不赦豈不以貪穢為弊殘蠹最深至於士
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
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

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實
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可
樂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為罪不可
容朝廷之制曰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
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
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適臣不可不慎也是人
之道也表頌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適
受賄則庶長宋憲孰為不可朝廷取
真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
取或是在下則以少

筋筋髓耳自六
口萬之師坐受
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若屬多
一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田
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
凶之耻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鞞靴之
知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二三宰臣
一方誅求止於鞞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
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

者言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績遺通情辭之
人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
三國亦不避汗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
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
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
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
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
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
表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
為謀結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

永得當欲可以釋罪賞榮忍行刻剝者見謂
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
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
蝨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
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
刑法徵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
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益甚
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
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

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
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
聚斲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
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
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
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
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
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
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
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

不受者以朝廷之言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
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
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敷理化則自建中以來
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
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
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之人
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
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
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
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

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賊今罷征伐人困
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
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治雍熙
追懷前脩寔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
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
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
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
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
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
之而後可以正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
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
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
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
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
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
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
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
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

於來也則薄其執具敝巾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慕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持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教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忠言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慙悚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七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八 中書奏議卷第二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綠邊州鎮儲蓄

軍糧事宜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

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

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

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
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
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逝而趨
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
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恩玉毀楨中
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
物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
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
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貴
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大非王土中使外使
悉是三日若經軍國所頒皆有令式恒制人
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前南而絕安南重
中使以輕外使哉天柱之體又飾賤貨之
風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摠
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堂判財賦
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
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
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

切常須銜制點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
數月方到或恐細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
達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
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
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
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
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為無易於此希顏適
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意未相當且與給事中
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
且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

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家宰制國用量
入為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
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
相補利害閔黎元之性命費只省緊財物之盈
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
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
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偽無恥豈
獨有識深鄙兼為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
以貫更居要重必數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
速老庶人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

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式待追李衡
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德欺李巽近
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際處理稱職
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憬得李衡到別
即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閱試其能兩
下幸甚謹奏

論齊曠齊抗官狀

於此希顏適

右希顏奉旨追止知等所進直鑿與給事
江南與湖南接之齊曠齊抗甚公清有才
為國事非穩供生別商量者備亦從追取

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其表之少之度支兼
方鎮今之韓潭全表密通由十無憚遷豐敗
是為慮但以中朝要職常世口繁財物之盈
良才並當臺閣少選臣等先宏則生患寬
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表延齡僻戾
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墜偽無取豈
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列班行已塵
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取笑四方貽
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臣知人之明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以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逆速悉由宸衷其為憂勤可謂至矣其為資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慎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進近歲蕃戎小息年穀豐登所支軍餉亦無不足之慮書告關相繼于

惟期書以兌醜目如冠擄

淹時或召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續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羗之議先務屯田墾代制禦四夷常為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

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入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皸瘃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敢思也天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也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以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陳矣

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詞真事未遙足爲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及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遂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

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
同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為規
劃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
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
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
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
必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
此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
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
以海內瓜分三石心攻二期矣既而統師
元帥皆承別部之任分道千里之地莫相
率從緣邊列一羔之頭不設謀主每至犬羊
犯境方馳書奏以急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此
徵發救授一延勝一歸小則跡藉麥禾大
則驅掠人畜一四而費財用竟何補
侵軼之患哉二以軍謀實尚氣勢訓齊由
乎紀律制勝在於威權是以兵法有分闡之
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

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遠制備垂永久出則
同力居則同心屯難相來急疾相赴兵之奉
將若四支之衛師一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
至廬然後可以一其心而一其力蕃畜牧闢田
疇天子唯務擇人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
番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二拙不侔然而彼
以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
制在朝彼之兵衆合於我之部分離
初夫計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勢不全
在朝謀議多端而機權不一故曰借
重此之謂平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
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軍制予人加倍之
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半趨厚利不
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
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
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
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
措貸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夙卒忘歸貧人
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
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

果能用之足謂長筭既而有司隘吝不克將
明志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
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特斂藏遇災而艱食
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貧吏反
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
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
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
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
獲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
人不減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絀紵充直窮邊
軍涇不仁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自糶且又虛
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
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
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遠行欺罔不顧
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
為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
價為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
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虛簿薄帳
偽指困倉君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
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

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
遇歲儉兵只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為
明徵臣故曰甚而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
在食与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
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於穀糴豐
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制略一時
也而尚且不暇給而曾無遠圖軍府不救良
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禁而不愛其利農傷
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植墮廢雖復悔
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辱塵煩所惜在此頃

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又以農陛下以理貴因
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興工給邊城加貯軍糧
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
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次資獻納而職司之分
敢忘憂虞夙夜疾心盡知焚灼輒復効其鄙
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
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
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為陛下致邊
軍士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
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財摠畢

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
儲亦不闕其恒數國慮不至熟更無所妨謹具
揚推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
者所都萬方輻湊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
本師糗糧百官祿廩邦水賦之稅給用不充所
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沂
河涇渭斷阨之數所費至多之所濟蓋寡習聞見
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
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
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海運

月之時但令歲內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勸
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
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
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
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
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
食而蓄用化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
蕃息力役靡非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
有厚費商賈益其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
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

平日又財力阜穀秣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
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
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
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美財以廣漕運者也
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
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
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
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
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
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之費之家猶困於
江淮水潦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
倍吐燕置乏之流鬻頭多鬻脯以救賤傷農宜
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
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
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
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
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
橋每斗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
摠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糴且陳尤為京
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

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既被人而傷此
 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
 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
 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
 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
 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
 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
 干開輔荐饑當備崔造作相之初徵元珍罷運
 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贖京師
 至中途力竭米一所以節級傳減分貯諸

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新穀未到便取此米
 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遂復留
 納填數輸還貯運頗亦協且不必每歲加般
 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
 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
 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
 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
 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
 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轉
 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關今歲關中

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為
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
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
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
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
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
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
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
船無用則壞爛莫脩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
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

以供邊鎮和糴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
州米粟時價兼上言管長吏商量今計見墾
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郿
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
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
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
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
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
二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
剩錢十萬四千貫只留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

雜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
絳絹純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
冬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
明且貧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
其其所貧戶部別庫物亦取絳絹純綿四色
正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田及車
馬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軍馬使
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
會和糴各量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
糴粟不願糴者勿強徃其有糴者每

米六升折

一石

水

一

官同檢視分於官管城內之內揀擇高燥牢
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
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
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
報中書門下摠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
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
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邊備自
脩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以加兵則不憂
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為貪負將所邀恢疆保

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
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
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
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
其枉費之資其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
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
而安國家之計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
言先聚軍儲財以圖更貞師律蠢爾凶獸
自當畏威遠遁夫上之心必無猶夏之慮伏
乞少留神慮以成其計行滅虜
三三三與三三三審細三三三
乃不乘信信年數各尋別狀條件分祈謹同
封在聽進止

唐陸宣公集卷第一八

唐宣公集卷三

論緣邊守備三十一狀

商量處置軍器寺等體狀

奏議軍器寺等官狀

請不簿錄軍器寺莊宅狀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

直得所足食在斂道守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
仿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
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
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
以為永制恒收冗甚只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
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且
之術未精敢試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
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理篇
之籍可與古一也尊即序者則曰非德
樂武或者則曰非德不
將則兵不可恃也知和親者則曰安結可以
若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
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
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持城之不
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遠可以禁侵暴而
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
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
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
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

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
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
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
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
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獲漢武
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
和親而不無再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
以保寧以夏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
之強弱利害異情其安危
異利害

之則迫二響也一則無也無之即而序也又如中國盛衰秋衰
而尚乘信行盟誓息肆非其論之不及其具之
懲安得不取亂維立息人固境也其有遇
下國喪亂之弊當主尺狹強盛之時圖之則彼
豈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
對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權心結之以親以紿
於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

而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
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
休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回軍訓師以
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
以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
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
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
不景之和親祀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
一備者也秦皇之二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
時而不度其時也若遇孔熾之勢行即
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來可取之資懷畏
避之志則失機而奉送矣有攘却之力用和
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
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
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
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
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
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怨
則必廢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
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

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
蕃乘釁吞噬無狀迴紇矜功馮凌亦甚中國
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叨耗遺氓竭力螻蟻織
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
騎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
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
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
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
而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
而其功非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
以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商
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又逸
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
觀費而後動者也頃嘗多故人勞未瘳而
以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
則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僕
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為安
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
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
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

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取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攻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以長而巳若乃擇荆吏以撫寧眾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得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澗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撥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

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則謂倒持文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固守封末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考謀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

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
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
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
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
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
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
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
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
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
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
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
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
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
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
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
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激其所不
能強其所不欲求庸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
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
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
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鬪

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
 割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
 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
 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
 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
 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
 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
 勦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
 虛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
 平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取

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

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

心屈拍計歸張頤待餉僥倖者猶慮還

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

其亂離布路東瀆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

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眾臨難則投棄城

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立唯無益哉固亦將

行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不謫徙軍城意欲

皆戶實邊兼今展効自曠既無良之類且

小懷士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

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之固非
長筭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
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
送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
捐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
上寇戒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是閉關在
者悉遭劫執恣其焚蹂盡其搜毆比及都
闕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
一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
懲以懋有庸懲以戒一不恪故賞罰之於
馬衆也猶猶其主之於曲直權衡之於
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
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
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
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
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
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
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
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息虞罪以隱
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

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僅復請於等夷率衆先
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威定國者不懷於愧畏
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衰與既闕而不行
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況又
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惟困厄敗撓者
行私而苟媚於衆例復復崇此義士所以痛
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
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別以資糧不足為詞
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詞既相執證理合辨
朝廷每以人
大嘗躬究由直指理

聲而靡訐誣三五
謂課責虧度矣
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眾戰陣莫前
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
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
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
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
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搃其所
入半以事邊制田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
今四夷之寇強盛為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

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
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
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
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
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
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
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
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勇行如意
疾徐如意則機會自靡愆機會自靡非愆則
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強變化翕闢在於
反掌之內是由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
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
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
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
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虺
衆散為弱逗撓離析非乎戰陣之前是猶一
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
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
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
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

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
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成卒至則屬焉雖
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
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鋤
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
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
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
書告急方令計會自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
容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莫無沾
危固亦難矣夫血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
消是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
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
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
功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選其勇校
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行以為
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以有
得厚之殊而無缺望之憂蓋所謂日省月誥
節原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
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

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
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
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
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成卒歲月歲
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役
所頒厚踰數等繼以察藥之餽益以
豐約相形縣絕斯甚又左
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遣隸神策
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
所以怨恨良所以憂
而給養有殊人
廩賜厚績孰劣而友人便苟未忘懷孰能無
愠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
以獲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
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
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
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
某色甲兵藉某人叅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
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

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
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
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
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
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
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
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詞付
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
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闔以外將軍裁
不入軍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
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川不受誠謂機宜不
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從來有委任不專
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一頃邊軍去就裁斷
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立易制多其部以分
其方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憾亦有所失
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綬任答之志衰一
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乘於事
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
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平寇靖難則不可也夫
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

謀而後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況乎
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
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
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戒虜馳突迅如
風颺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
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
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
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椎婦整作俘囚雖詔
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接互相瞻顧莫敢遮
賊既縱掠退歸此

功告捷其敗喪則

於控制在即

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

矣理兵而措口直垂方取將而賞罰虧度制用

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

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也蝨賊

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澆膏肓不療而苟啗之

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

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

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

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
從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
諸軍州募著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
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
資耕種之業又令戶部於諸道和市耕牛
磨石二人就諸軍城給器其募人至者每
人給牛一頭田一畝出賣水火之器皆令充
之其到之歲且募之二
若井賜種子勸之
一經一
若家老有餘糧富為收
徵發之煩

且無幸災苟免

則家自力農足乃兵下
戰時至

則家自力農足乃兵下
不得不足

兵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
謂宜

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關右元帥
應麟鳳翔

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

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
應鄜坊邠寧靈夏

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
又擇二人為河

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

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

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

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
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柬良吏以為尹守
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
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茲濫虛
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
委任之道以巨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
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
八利可致六害可除如是而我欲不威懷疆
場不寧也誰者深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
如是而禁令不亂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

共傳至於濟懷

大惡跡既未

皆莫知臣等親奉
之意尚昧結構之由況在衆流何由察悉忽
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所激請事亦非細若不
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
度竇叅於臣素分陛下曰所明知有何顧懷
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異典
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
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叅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其寶參紙狀左右兼有陰謀
皆有馮據事不曖昧只似尋常及處多不可推
按卿等宜更商量若絕此心身體不穩即且流
貶向絕遠惡處實申實妙不李則之自未回惡
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以爲意多矣少商量處
道其管參等亦有所無無一前之已分右側
宜但休疏盡發走白何遠無身其功多雖
已經流其美功曰一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或全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仁其之更
三於別人所請其具別狀其實榮
三李則之等既皆司自亦難忘然以得
三和因法有首從首官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家恩矜全申等亦宜減罪又於當與之內亦
有淑德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實榮與參
並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
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
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
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
以表詳明臣等商量實榮更照遠官實榮申則

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
 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劫分附權時俗常能苟
 無高節出眾何能特立不羣實參以秉鈞衡
 行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
 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
 夫十恒七人若聽流世皆謂當私自非甚
 從貶
 親當時已連坐人心久矣
 再言官公特緣別有結構
 今若言加罪三則一
 不無懼中外凶險故
 諱陰和事狀分明者三餘一切更無所
 為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實參進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
 猶並徵贖實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
 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
 收納入官實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
 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

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唯有两科一謂姦賊
一謂叛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
寃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叅詳如是悉無
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干
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有
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
方合留獄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賊則止徵所
犯蓋不問其罪輕重行當有罪未斷有法
外之旨言其罪重則言其罪輕言其家窮恐
以真傷其德家下問其情言其明輒登愚說所
於元監正誼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唐文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中書省奏議卷第四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志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馬一匹并鼓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

緣奉進止令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
送前件馬綰等以申情願臣先奉恩旨令撰
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
義收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
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
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丘脩春
然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
以褒貶苟明亦足助三田奉臨阻兵犯命靡
不為竟道天誅全三二攘此乃先朝所愧
微臣士所愧也

二辰嚴請頌遺愛

微臣隘竭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
未能消除姦慝臣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
替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
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
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
臣亦婉為報荅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
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
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
所送馬及綰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
奏謹奏

請依京北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十又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其免損官司者求煥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煎鹹為硃豌豆全損檢三復若非虛謬地稅以合免徵且道而行大體斯仁府司折納充數已為冠下從權處事準估一歲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為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盈聖情愛人

火為合忍親離眾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
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
當要害鎮戍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
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眾情
萬榮惣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
陛下審之慎之或恐表事之人苟私所奉之
將妄陳體勢輒欲徵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為
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
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
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五日徐察事情

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
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
甚得眾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
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
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即商量
進來者臣性習儒頑藝識空乏辱當獎任待
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
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

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徒克
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重間地
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安則
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衆情
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跌之不虞擇安地機也
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奉之
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下危回亦難矣劉士志多為
窮兇極暴衆所不容士一萬衆因人之心
拒逐為國除害亦有一一况以星夜
得節將今所陳奏陛下之誠是但露微求之
事情

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部譯殊異純良又聞十日續
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
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此願倅亦非將材
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心遂帥而謀代其權忠義
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特但付志驕盈不悖別商量
敗悖謂犯上敗謂債軍俱為厲階莫見其可其節
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員求曲示保持冀消山商量
愚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不任待
益疑善之則缺望而肆惡天善始而克終考力諒
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之安

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右人上恒恐見圖
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
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焚境所以
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
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致邪凶節者未
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
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欺何
待陛下若謂臣說體之隱有異軍機引喻垂
跡不同事實臣請指陳亦宋一官近代成敗
之跡皆陛下之

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兩頰亦
六軍曹濮八州之地兵食長足誠宜備修

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北扼滎灑殷

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

授得可濟之材其為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

入覲蓬厲不還先皇帝示眷卓之優崇貪員因

循之便易知神王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

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

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

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

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為敗傷亦
已甚矣近者劉玄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即
其如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
弊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尚號令由已部屬
長威緝脩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為完
阜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玄佐殂沒朝廷命
文湊代之士寧兇頑敢眦睚素非得衆且
世不材緩之自時必自離沮隨檢制以指顧
平陛下念深黎元如務容養適便姦徒得
情登作狂任舞醜惡之詞宜懷任置之惠

為幾絕生人重戾戢然垣翰之軍鞠為汚
俗追思致言之不直不失於苟且哉今
人受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
魯數取而除孰為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
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
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
人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為國之道
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
一禍絕窺覩之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
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為將慢上虐

八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違之
知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
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
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
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
夫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
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
大難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
守蓋走之無辜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
人亦未嘗有之况又待之不壹撫之不均
黨助萬榮其能有所成與之勢
河遠於逆順之名安有與之同惡今所
以未即變者皆為萬榮所誘計其貨財
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
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為軍旅所愛信者命為
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
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
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求揆
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為
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為援緣其迫逐主

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
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為虞而欲受其邀
致臣雖辱辱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廻
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
臣更通夕詳思恐不能易於此不勝拳拳愚
懇請復密啓以聞
聖恩察納臣即與趙
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且依條件聞奏備
後事有愆素臣請以此其其之出請奏

論度支今京兆
京兆

京兆
京兆

一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石便令人戶
既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錢二十五文
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六進止宜依者
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
作革而能富尚恐未孚動且北其自由無擾
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為百官審知事不可
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以爲蓄所司素有
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
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

往年之事豈嘗有餘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
延齡欲術已能頗惠善制苟收經費之用以
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寥落廩圉
告闕頻煩聖聽去歲已衆今夏尤甚此乃不
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
檢京兆府應徵地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
束其中除留供諸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
入城輸納時二百一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
甚艱辛常迫春農一二年行畢今若更徵一千
萬石仍令送入一二年之間併徵三
年之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
有窮求取無藝其為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
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
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
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既闕西成曷期
況蒸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
今忽併從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實
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激其
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
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

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
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
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
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
為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犯用
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
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二更半之而用之
曾不計量自我作估徃以胥臆斟酌限為二
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壞謂之和市則
名實俱反然則向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

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
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
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貨
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
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
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
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
懍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
以軍廩之中馬畜漸兼度支所營彙為儲蓄
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為備今

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數有方不宜科配
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
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
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莫隨要便官目置
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
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
邀但不抑人自富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
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
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
脚相添轉使坊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

息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已播人又不增
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恒規亦自
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為合宜謹錄奏聞伏
玆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乞寬請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
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關霈澤許以量
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
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
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

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
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立
反之外且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
府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
州便進擬不出歲由糞乘感因案未審可否謹
以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

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
一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
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誠以聖王之心務

弘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全暉於舒恩不
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
者莫得與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
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
致和則愛為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
玄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
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
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
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
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

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為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事縱有事故頗多缺負或百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告掩德見非古人錄用年數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培誘於途謹奉狀陳請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

右希顏奉宣進止若曰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百至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煥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遠哀負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寬逐窮僻喜聞霽

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
荏苒淹卹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
任鄰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
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
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
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
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
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
其却迴或復寃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

此已後遂為恒一詳貶官便同長往迴

舊里永無還期終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速

沈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

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刻之風

積成天寶之亂屢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

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

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資議之人悉包樂禍之

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

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檢邪為

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

離於僻遠蓋是效曰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
貶黜之中情狀各異有輕重責有淺深固
非盡是曰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
自責怒而無猜嫌有懲阻而無怨忌斥遠以
以其不格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及威
不勉則復加黜黜雖屢進退俱非愛懼行
乃暫使左遷念其久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
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
定黜便謂姦兒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
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

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
雖則何患能為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
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
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
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
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
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
關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異人皆受賜
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
匪為優人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

敗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
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
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
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
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筭若必選非當路
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疑
慮體又非弘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
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和兵之所屯今且最苦無備苦田且棄封疆自

首敗亂之由多因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
職合分憂奏派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
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緣邊
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
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
官同勾當檢納仍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
乏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
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日近邊城
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必為急難之備永
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故築五原大興師旅

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准勅合填迨今年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況水旱流行國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一賞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五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昧區區慮患之音謹冒昧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唐陸官公集卷第二十一 中書奏議卷第五

論裴延齡姦惡書一首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論裴延齡姦惡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

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

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

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

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

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眵耳之有

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日
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
霆蠅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
而蠹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
臺成九層而臺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
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
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
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費深
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可不戒也其在周易則
曰大君有命開

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
無縱詭隨以諱無良曾是培克斂怨以為
益言孔甘亂是用飲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
曰取眾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
靖譖庸回服讒蒐惡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
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
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國家而災害並
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項因讀書常憤此
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

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
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
以培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摠
典籍之所惡以為督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
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
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具方鳩僞功體伸
呈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坐偽則天討斯得
聖化允乎小往大不歎不命幸跡其茲嘉蠶日
長月滋陰秘者固亦章其露者猶難悉數
今請粗舉數事用示其端恐非隱微皆

可覆驗陛下若音一二則誠宜亟為辨明
陛下若知其無良又不可曲加容掩願擇左
右親信兼與舉朝公論據臣所言閱實其事
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
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非人戴陛
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
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
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
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
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

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
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
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
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
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
以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
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
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網者
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
謂黨邪醜直天子轍下置聲沸騰四方觀
瞻何所取則傷心于上致怨於人欺天陷君
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摠制邦用度支
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
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
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
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
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
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
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
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

得銀十三萬兩其正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
 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表
 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
 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
 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
 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女奴計兩司既相論執理
 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
 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
 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
 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匿
 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
 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
 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
 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
 國之府庫用宣耗其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
 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
 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出何私而延齡
 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去
 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
 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

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
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
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
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
放肆遂錄積欠逋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緝
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
虛誕自彰或是承人賄或緣旱澇傷敗或
因兵亂散失或遭盜劫或往法免徵或
恩合赦或入戶逃匿無處追尋或綱典拘
亦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
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也其賣但存名額
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
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
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
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愬怨於丞黎
平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踈妄亦曰殆哉陛
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
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
是踈曠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

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
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
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吐展轉流
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
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
味貴賤有異利微罔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
商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

一偏夫痛憤切於骨體下
文而延齡以冒取抗估為公忠高

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離分披口安能入

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
遠鎮扼制秦州五原要衝控帶靈夏其夷榛
歲前剪逐豺狼峭岨嶇結完一力纔畢地猶窶絕
勢頗孤危新隄示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
漸安居頻勅庄及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
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
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
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
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

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
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
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
卒數數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顯沛有如是之
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蠱媚曠代罕
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
列諸部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
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部舉措繫生靈之命
失關理亂之源為大執儀安可容易未有
示天下異而能校其
向昔之天下
詞也
其國
大
第
諸部
其指
憑怒
納之後

其國
大
第
諸部
其指
憑怒
納之後

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闐常若闐
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欲
慢官虐人數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
之大者也摠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諳究變
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
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網條之
下無亂繩監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
公用足威不厲而兵革息或未然則非稱
職況延齡以素所供之貨而加之以狂驟
兩盈既濫且驕事

以國家大計

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
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
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纏鞠其
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
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
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
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
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
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
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

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
然也故選建賢爲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諭
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
俾乂故其詩曰慎爾出詎敬爾威儀無不柔
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言羣巨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
靡有不善也田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
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
曰既之陰汝反于來赫又曰涼曰不可覆背

上
下
心以相

有畜遞之倫亦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遲近効不
務遠圖廢其草脩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子
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
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
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
所減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
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
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
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
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

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承隋舊制但飾姦情旋
計勸薪價錢以為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
藁結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莖官
厨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微催絡繹於省署
崎嶇求買何暇計量庫指官錢不啻累倍照
蹇狼狽率以為常此則眷臨金之所明知物情
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
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
非且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
於此是以不從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誣

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
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迹尤彰是致其禍者又
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七而重
之以耗數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
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
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
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
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
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
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異其大成

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
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
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
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
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忠者無
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
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
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察聰無不聞安在偏
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
與紂俱用之矣紂之言曰求己之過以

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
心忠謹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
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庶大也紂之意
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
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
書云崇信女妲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
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
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
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

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
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
信趙高肆其姦效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
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
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
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上臣
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此禍而為
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
後代嗟誦又甚於趙高者乎昔愚臣所以焦慮
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
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
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
所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
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
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
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
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老庶以為

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其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落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志前古之師於無與徵求於廣權勢後剥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

下初膺寶曆志前古之師於無與徵求於廣權勢後剥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

相從比肩而入宮殿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觀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眾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然而遺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關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

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
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涇且無薪爇飢
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
呻吟凌風颺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
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
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
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
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
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知乎此其効也及乎重國既解諸道稍通賊

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
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遠私賄玩甚沮惟
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
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蝨賊內
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
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
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富人苟歸
附何患蔑資義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
內府方為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
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困倉匱匱者

農夫商賈之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
富而猥行諸侯之弃德威守農商之鄙業哉
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
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己有則建中之積
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
失傷己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
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遠能靖滔天之禍成神
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於厲之志有
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之政首飾之
人更新故靈祇祐之誠長無虞

心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
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末圖為子孫黎元垂可
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
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
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
計以為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
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
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
皇甫稷橘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
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灾禍不及邦國者乎譬

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一而委罪於所操之吏言盡以映物天下不歸咎於吏而歸咎於所書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自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實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皇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為知人之難知者自薄古法可乃已載於典護陛下言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事不可黨陛下言其知惡但疑見擠固存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慮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在

直莫分薰蕕同載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
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
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已同
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
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
非金礪相須不為是恥過作非不足戒捨已
從人不足稱為意是行則臣輔或幾乎息矣
臣輔息則理不可致仲臣所謂一言喪邦者
也

若又阻抑誰當負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
事為證只如延齡以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
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為徒能以
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
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任當
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
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
知幾之名黨姦苟密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
獨當豺狼上違權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
昧一無所堪夙蒙睿旨知唯在誠直綢繆帳

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
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艱觀陛下致興復之
艱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
懼慮燬室而悲鳴苦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
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向高未
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命煩懇
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為陛下慮
患之計則忠糜軀去一君非所敢延銘名銜直
亦不忍為顧迴睿眄為國氣厲社稷是顧豈
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

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論朝官關自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方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
庸庶也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也
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閭巷已無為之
以此理通待矢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
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
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
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
尊分之於士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

能長育人才書比耕人之理材既勤撲斲惟
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
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
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污浚疏濬則川沼
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治初局必時多
儻又運鍾表季則朝之英髦當在衰季之時
咸謂無人久任及其雄才出矣德應期賢
能者從新芳林會然則與王之良佐皆是季
才在季而見其當與而君子知季代非
而不用其於養育無所之也
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
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
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
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和靈旺此小人
踈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
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
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
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
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傳訪
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

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
七也夫多少相參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
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
權量無尤故按名實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
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
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
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
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
賢能不可以不進其仁甚易其理甚明頭者
命事願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需權重

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
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空俞是使羣材仕進之
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
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
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
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羣
忤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
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
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
於莊莊者必性殊於礎以理勢相激宜其不同

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遠疑似公則不覆而縣信是以大道每出於於橫議良才常因於中傷失士啓謠多出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虛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各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與事有難易隆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謀維不一而之若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官在於制法以可契擇人而求鈞制之不得所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棄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俞蘧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負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關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

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
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
精太過之患也臣聞燿乘之珠不能無類連
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
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
庶也尚稱不遠而復以無疵悔為美況自賢人
以降孰能不有過生人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
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日古語云一日常善
救人以則無弃人文官亦云救小過舉賢才齊
魯不以射鉤而致捕九合之功夫亦穆
不以其一嘗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
項藉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
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
聞人過終身不忘然則乘瑕錄用者霸王之
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
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過則
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弃人
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
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
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

臧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
中求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
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脩身勵行秉學樹
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
事過差遂從弃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
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才甚之患也
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聞然而
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
而觀其行又曰舉一措諸枉則民服舉一措
直則民不服然則一措不可以不審言行
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
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
未必忠故明主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
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
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
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
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
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弃權衡而手
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則所謂程試

平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宰兼性有所長
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駘曲成則品物
不遺求備則觸類皆弃是以巧梓順輪楠之
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駕驥
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且然其於行能固不
求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
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為目
未周且以未用之才彌三百年而有一
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
一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皆授當
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由
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
王之盛莫盛於唐虞臣佐之盛莫盛於禹稷禹
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
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
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
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
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
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
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

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
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
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
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
朴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
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
以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
主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
位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
談而不推待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
徒眩矇以撓理化之人心既朴官號未
多似別於賢能論者以責人以朝夕之効
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
告而罪并故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
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
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
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
九卿即遷為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
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

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
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
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
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
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燕虞故
事成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
亦每以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
於變易乎其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蘇陸洪水
等則庶幾猶終九年然後殛寃後代設有如
此之比亦宜變也七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

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言欲遲以此為
循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
以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
一月皆以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
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
以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
為宜然以臣愚思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
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
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
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之有積年不轉

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
從宦積小成高至于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
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脩計日思進而又
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
異登延之義且垂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
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
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
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
之意必萌加以益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
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
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莅職既
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
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各中
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
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
戎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
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
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
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
守浸衰然則其甚速與其甚遲皆弊一也陛下俯

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且曰務欲且留
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亦何由進益
理化孰與交脩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
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
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
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又
之功未光當代良少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
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
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竅人物殘宰抑斯
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
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情
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摘瑕為選士之要乃
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撫
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
是眩惑日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
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俸或滯淹罕升故
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瞻望漸薄砥勵浸微
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
曠庶官亟黷宸衷昧識不足每以周物微誠不
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慙

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諷刺之所生必
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五千
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及兼迫於
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
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并須六日釐革

朝著今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
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墾
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
爭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
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
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
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

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
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純共二丈綿三兩其無
漢書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
尸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
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
以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
庸調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
三遺者皆宗本前世之規模參考歷代
以去也遠其正意也深其氣節也
清慮也周有

則有租有家則有

家法制均壹雖欲轉

而事有定制以之

以久以之成務則不校

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

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

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

華海內波搖北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

表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

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

操不得其要舊日患雖減新疹復滋救跛成痿
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
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去而入揆新
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室非
相縣固不苟變所為心念其悔乃亡若如事
不知原始要終斯以弊易弊者也至如
或謂之法不足重祖其意仁之三年
與之後法德下之乘急

法世也三其而未理無
無而無之制立

且爽彌綸又疎竭耗編吐日日法
法俗於人未有不待人者也作法裕於
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
以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丞黎之
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
用節財室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
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善每州各取大
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
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摠無名之
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

以裕人拯病為本得非立音心且夾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墮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無求於力分之外無徵於力分之內故以務稽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勤勸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之使人人各其居盡其力相

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而不倍資產之中至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囤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既不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歐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問井不得不殘賦入

不得不闕復以剗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
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
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
賦輕重相懲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
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
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為準
在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
流亡則已重者撫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
出賦愈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
下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重守其節

名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
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
踏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
不以究微防患為慮得非彌綸又踈者乎立
意且爽彌綸又踈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
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繚焚絲重傷宿痾其
為擾病抑又甚焉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七
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
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
賦既無定限官私懼有關供每至徵配之初

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惠之
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
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刻而人未甚瘁及摠維
徵虛數以為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於費
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
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
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為
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或減又許量事
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
之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
之數昔計緡錢納稅之時多記凌銷徒存納
緡非當錢二千二百文者納緡一疋
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者其一者今過於二
矣雖管非增賦而私已倍之也刻人益困窮
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受支頒給羣
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緡緡折估抑使剝徵
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
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日既於
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
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英又束以彘

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純素之饒非從地生
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豈自籟折安所
取哉於是巧筭微文由承審以徵徵以
召產之目益私配以和可一名而多其
價其庸請其入而重其且且石有石
捕之不準不來以稅一
山一為一州特其
五也
進
人益區
其

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已不均齊其後
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或水旱
荐少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徵責
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於恤遠於
此死關之稅額累加見在疲此一室已空四鄰
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
事七也自至德訖于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乘
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
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
薄賦之名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

以為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頗
乘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
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
者纔梗既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為臣
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憫道思大憚中一聞
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豈不為其人之
無聊不問其心苦魯哀公問政子曰年食
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各平正一曰一
曰猶不足如之何其衛一有若曰一曰百姓
不足百姓不足百姓不足百姓孔子曰有國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而無怨節而無不和而無寡安而無傾
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為
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
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
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惻亦可憂危此而不
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為伏知貴欲
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華去甚亦足小休
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
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

咸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
雜稅錢項因軍興每貫徵二伯者下詔停之
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
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因窮之
申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時以任土
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
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真乏財但物
有司何求不給豈必亭延進獻引徇管求減
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橫為害言自深陛下
御之初已弘清池之化下無由獻二紙私

來稍洽
風
不
四
五
矣
所
定
稅
物
估
價
合
依
出
處
月
不
理
須
下
紆
疲
人
如
是
則
困
窮
之
中
十
所
司
應
諸
州
府
送
稅
物
到
京
但
與
色
樣
相
不
得
虛
稱
折
估
如
濫
惡
尤
甚
給
用
不
充
唯
元
納
官
司
亦
勿
更
徵
百
姓
根
本
既
自
端
靜

業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
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
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
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經
之備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
之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其
賦錢之數少州等高者且每戶配錢之
常不其低昂既免擾人且一變法粗均勞逸
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異逋逃漸息俟
稍需以吏擇所宜

其一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
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
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
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
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
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

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
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焉先王懼
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維又立化具泉
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
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
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
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
故賦歛措焉此又事理之非者也是以國朝
著令稽古作程所以於人一論其分租由穀
用出繒繅絲出絲繒者非此族也不在賦法

為賦者由人
乃効筭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
以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
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
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
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
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焉
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
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

刑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
刑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
途常不兼濟以此為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
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
一平萬錢為絹三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
十萬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
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
錢五六百文六五萬錢一疋
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左平約循典制而
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
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
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
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
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
疋其有絕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
以為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眾皆
知上令之不遷於是其心而專其業應出
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

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備豈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值據羣官月俸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足某役月給若干端所給已日精麤有司明立條制可計錢物其賤而官之所給其重而民之所給其輕官私有准何物之生人亦不備其用有職田以供食一節以爲下家足自給以茲制

不賦復何所

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

以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於民者繚材作泉布之寶貨具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加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

行於輕重之權下因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
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銅
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雜鹽
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
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為重錢不乏
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
以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
使計錢納物物價漸昂所納漸多出給之時
增虛估廣求利以期庫錢歲計月支猶
不足今若定供在官出納以平軍國之費
乃有闕咎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
亡肅宗撥酒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
公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
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竟
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于大曆之
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摠收極甚之數
定為兩稅矣所是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
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綿價錢則
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
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

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
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
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
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
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
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
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
一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
禮入為生節進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
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而一有餘是乃用之盈
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
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草
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
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率以富強見稱載
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草
初多事之習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
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絺履草屨却駿馬而不
罷露臺而不脩屢賜田租以厚蒸庶遂使

戶口蕃息日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特
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丁歲不識
市鄽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始之粟紅
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
垂令名人到于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
宗文皇帝收合板蕩尋造寰區武德年中草
車屢動繼以災饑人多流離貞觀之初
霜旱自開輔編及三
一 緣道路之阻食
一 因窮糶人如傷
一 禁會殘慎郎徑

出御府金帛
一 誠也
一 太宗嘗有
一 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以至誠上
一 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
一 後米斗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
一 必萬里或不齎糧故人到于今談帝王之盛
一 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
一 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
一 齋用愛人竟使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

盈之効也秦始皇據嶠函之固藉雄富之業
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
下功成志滿自謂有太山之安貪欲熾然以
為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半
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
徵發未然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
一會承文景勤儉之緒內廣興作外張甲兵
以汰無算遂三世德一統財貨筭及無車遠
馳九軌三葉一葉之末其安大度付任以
知諫無所改而一之京師之詔罷征伐

之勞封丞相為富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
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
府庫充山崩皇之際理尚清廉是時公私豐
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
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亡此
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
殘人竟致蹙喪以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
勳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
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
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

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威定而議者但憂財
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
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嗜有煬之敗靡足戒唯
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
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其三論長吏以增云加稅闢田為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
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
以紓其怨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教
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

也必慎於經界斯首宗替與時與表人主失
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控區部邑
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
板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
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悻
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
者又罕能推忠恕勸地之情體至公備國之

意迭行小惠竟誘教眩以傾棄鄰境為難能
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漸次
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
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
是今地著之人恒代而後服役則何
轉徒效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遠
部之過也及夫
規不
於四科
二二田野墾闢三日
四者誠吏職之

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
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偽以曲
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
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
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
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
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
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
起於此長吏相効以為績安忍莫徵齊人相
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

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
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壑率黎庶播植荒廢
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
廣新畝雖闢舊舍反無人利免租頗亦從令
年限纔滿復為污萊有非煩勞無增稼穡不
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此人之病焉所貴稅錢
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言口人可加賦乎今或
重困疲羸力求附在挫斃家取財苟
媚聚斂之司以為仕進之資不恤人而務長
稅數何如是之甚哉

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
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從之不量時宜唯尚
強濟絲不容緩粟不暇舂知伊貧虛能不奔
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
引人逋逃感是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
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
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
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
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
者此州若增容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

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
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
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
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
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盜也人既厚
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且愚
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責於加者今務
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有自有定額凡管
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
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縣壘都數年別一申

使司使司詳定有馮以徵錄報戶部若管
之內人在此中於所定稅額有前任其據戶均
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
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為上課十分
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以
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
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為
定額每歲據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
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道守墾植且免
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

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
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淳不督
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
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其四論稅期限迫切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
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
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
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
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
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

法制或虧木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
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實無
徵收迫切亦不矜量蠲事方興已輸練稅農
功未艾遠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
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
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
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
急敷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
計吏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

延尚末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
議更詳定徵稅期限間奏各隨當土風俗所
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
不費者則此類也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
而後之費而食之哉若以慮得其宜制得其
而後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殄之前是以
臣聞大役衆不恒懼夫水旱無敗幸湯被之
而後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殄之前是以

臣患能濟耳凡
臣復殷周四代之法乃云臣聞九年之蓄
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臣聞鄉里之委
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
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
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歲嘗建積穀備災
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
粟號為義倉豐則斂義儉則散給歷高宗之

大乏則賣鬻南田廬幸逢有年纒償通債斂獲
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
息食每不充儻遇年饑遂至顛沛空家相集
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天之售或行丐鄰里
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以察計必其
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萬以望下為人父
母之心若垂首息之固止在望下為人之
道焉可拾而不念哉夫賦法二部者已竭
窮歲汲汲矣無謂其要一二重計不能多
樹儲蓄根心也

備災過聽愚計六官經費可在水園近者有
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乞勅令貯戶
部用救百姓凶饑以蓄州通前旨望令
轉運使認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
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上掌每至穀
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數就管內州縣和
糶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
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糶巡院官同勾
當亦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
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憂與

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
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恒使使中每遇災荒
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不大飢則錄奏分
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為常
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累穀幸災
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公只不至飽私不至
傷糴不至貴一舉而三善具可不務乎俟
人小休漸勸私積而後之三年左右以倉之制
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三二年之蓄弘長不
已升平可期使一代之法久而不變此吾渴

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於繼之
有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商各有所專凡
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
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
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
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
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
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

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貶兼井，下錮寡人之業。奉養黜麗，上侔王者之尊。戶甚富，產亦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悞。有紀極天下之物，有出富室之積，無涯春一人而具百人之貧，則人之食不待不之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十家之業，不待不之墜，而千室之內空。一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

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它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椹食，賃其田廬。終年服

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
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
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
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
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
夫以土地三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
棄并之徒后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猶
人安得足貧公虛糜費而得廣儲屈任安得
不貧而安得不窮甚一為理者所以安富而
請經界宜虛設

臣集議參酌古人之法必行不在深刻
咸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
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過使微捐有餘稍優
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
也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
矣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
其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
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
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工生一則逸不知稼

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
旨事更真。各危夙夜孜孜。志求理致。往年論及
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庶於蒼生支體。亦
無所惜。臣又叨近侍。聖奉德音。竊謂一代黜
無必。臨言壽之。或昨奏人間疾苦十分。及
三聖情已甚。為疑皆謂。臣言聖旨。然則
之。重由上。由下布典藉
成信。而臣
臣。唯陛下所以
此乃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二

朕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
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
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士君子稟昆侖
明敏蘊之為忠
悃發之為文章
有關於世教者
其唐相陸宣公
歟公明聖賢之
學抱經濟之才
際遇德宗累官
拜相左右贊翼
開心見誠論切
事情而不迂言
本道德而有據
酌古今之通義
為政治之準繩
繩制誥奏議凡
二十二卷其間
經綸制度典章
文

物靡所不具其辭嚴其義正誠
可接軫典謨為王佐之才與伊
傅爭衡傑出漢廷賈董之右也
志士仁人誦其書莫不景慕興
起余叨承

聖朝寵命拜官知天誥事每通郡
率擬置是編三元三六間郡
守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經歲遠

字畫雖糊而一可讀遂與同寅
貳守鄆邑武會借教授四濱
揚公旭相為補缺與廢之舉迺
求善本做刊復新併人人獲閱
全書由是宣公之文益明而益
著耿耿然與金石同不朽矣有
官君子詳觀編覽則有以見公
之長才遠識殆灼然堯舜君民之
心也為臣做忠能法於茲顧不

美歟

大明永樂十四年龍集丙申夏四
月朔旦浙江嘉興府知府淮陽
齊政謹書

